

·人物书林·

## 《孔子世家谱》及其文献价值

王 纯 (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山东 曲阜 273165)

〔摘 要〕 文章对《孔子世家谱》的姓氏源流、编纂体例述介之外,亦阐明了孔氏家谱所具有的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,孔氏家谱保存的丰富的资料,可供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、人口学、地方志等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利用。

〔关键词〕 孔子世家谱 姓氏 体例 文献价值

〔中图分类号〕 G256.4 〔文献标识码〕 A

〔文章编号〕 1003-6938(2003)06-0066-04

我读小学时,三孔(孔府、孔庙、孔林)古建筑群是不收取门票的。居家离孔宅近,放学之后和伙伴们去里面游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从没把孔子当什么圣人敬着或疏远着,潜意识中一直像自家祖父般可亲可爱。尽管知道孔子学问很深,仍以为他是宽容的,任凭晚辈们堂前殿后发疯地淘气。不知何时起,游人多起来,门票也由最初的几元钱到今天的几百元。到处是行色匆匆,为旅游而旅游的人群。孔府失却宁静的同时,孔子他老人家也让我们不再感到亲切,每过孔门便懒得斜视。直到有一天,我读了孔德成先生领衔(总裁)修撰的《孔子世家谱》之后,才重新找回了对孔氏家族的研究兴趣。竟然有那么多的生命,借助这家谱清晰地再现。通过它,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走近这个家族,而不再只是传说、轶闻带来的猜疑,“孔子怎么会是这样呢”?它是一份见证,见证了孔府的兴盛和没落。它是一种显耀,显耀着孔氏家族无可比拟的延续规模。它是一条线索,为那些尚在旅途的游子们寻根认祖提供了线索。如是,家谱文献的功用可见一斑。但是,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家谱长期被视为封建遗物而无人问津,甚至横遭毁弃。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学术领域的不断拓展,才冲破了这一学术禁区。1997年,上海图书馆成立了谱牒部,入藏家谱计12000种、90000余册,成为全世界保存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<sup>[1]</sup>,为家谱研究和谱牒学发展储备了珍贵的文献资料。早在1980年,恢复伊始的国家档案局就开始调查各藏书单位的家谱收藏情况,最终于1997年9月编辑出版了《中国家谱综合目录》,全书共收录1949年以前的中国家谱目录14719条。是书的出版,无疑为谱牒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线索。然而,该书目所收录的家谱远非历代遗存的中国家谱的全部,仅以孔姓为例,就未见收入。鉴于此,现将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综述成文,以就教于方家。

### 一、“天下第一家”的姓源

孔府即“衍圣公府”,位于曲阜城中心,是孔子嫡系长支居住的府第。衍圣公是享有特权的大贵族,明初作为一品文官,列为文臣之首。清代衍圣公班列阁臣之上,还特许在皇宫御道上与皇上并行,在紫禁城骑马,陪同皇帝“临雍”(视察学务)。孔府是圣人之家,又是公爵之府,号称“天下第一家”,其尊贵荣华世代承袭,历经两千多年。随着孔家地位扶摇直上,孔府家宅也渐具规模,最终形成占地达240亩的雄伟古建筑群。其幽深古雅,堪称公爵府邸之翘楚、古老家宅之王冠。朱元璋对孔子五十五代孙孔克坚、五十六代孙孔希学的“面谕”,实录后被原原本本地刻在石碑上立于孔府之内,作为孔氏家族的座右铭。朱元璋称孔子“为帝者师,为常人教,传至后世,其道不可废也”,劝孔希学“读圣人书,亲近明师良友,蚤夜讲明道义,必期有成学”,为此宣布“不以政事烦尔,正为保全尔也”。一句话改变了孔氏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,孔府只是作为一种思想的偶像,享受荣华富贵。

“天下第一家”贵姓何来?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特辟“姓源”一卷,追叙先世及得姓氏之由,其历史渊源竟一直上溯到轩辕、少昊、成汤等人:“昔黄帝(姓公孙,因长于姬水,又姓姬。居轩辕之丘遂名轩辕。代神农为天子,以土德王故曰黄帝),元妃曰螺祖,生玄器(姓己,名挚,又名玄器,少昊氏,葬于曲阜云阳山)。玄器生蛸极,蛸极生帝喾(姓姬,代颛顼为天子故称帝喾),帝喾次妃简狄生契(尧舜时为司徒,封国于商,赐姓子)。……天乙立(代夏而有天下,以水德王,国号商。继尧舜禹为圣人。因武功成故曰成汤)。……盘庚立(迁都于殷,改国号曰殷)。……帝乙子辛立,辛暴虐无道天下谓之曰纣,在位三十二年为周所灭。武王克商封纣子武庚,以续殷祀。成王之世,管叔以武庚畔,周公诛之,乃命微子启(帝乙妾生子)为上公,国于宋,代殷

后奉其先祀。……鮒立,是为厉公,(鮒兄)何(字弗父)遂为宋卿。……嘉(字孔父。自弗父至孔父五世亲尽当别为公族,而以字为氏,后遂为孔氏)为宋穆公大司马。孔父子木避华氏之难奔鲁因家焉,为鲁大夫。木生子罍,罍生防叔,防叔生伯夏,伯夏生纥(字叔梁),为鲁鄆邑(即今尼山前鲁源村)大夫。先娶鲁之施氏,生九女而无子,妾生孟皮(《论语》云——作伯尼),有足疾不任祀事。乃求婚于颜氏,妻颜氏女,字征在。乃私祷于尼邱,生先圣。先圣生而首上圩顶,故因以命名及字云。后叔梁公卒,葬鲁城东二十余里防山之阴。”<sup>[2]</sup>至此,孔姓何来算是理顺说清了。而且孔是黄帝公孙轩辕氏的后人记载得清清楚楚。如此遥远的姓氏源流,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?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什么?他们没有说。孔德成先生在《孔世家谱·序》中也只是交代说:“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,其后六十年一大修。”<sup>[3]</sup>而从现有文献来看,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是记载了孔子世系源流的。他所据以参考的资料应该是从孔氏家族中得到的专门家谱,因为司马氏曾“读孔氏书,想见其为人。适鲁,观仲尼庙堂、车服、礼器,诸生以时习礼其家,余祇回留之,不能去去。”<sup>[4]</sup>司马迁访问孔子故居,探寻当年孔子走过的足迹,对孔子生平事迹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,才写出这篇大传,研读这样一篇传记,当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孔子世系的了解。《孔子世家》开篇云:“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。其先,宋人也,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,伯夏生叔梁纥。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。祷于尼丘,得孔子。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。生而首上圩顶,故因名曰丘云。字仲尼,姓孔氏。”<sup>[5]</sup>司马迁写作《孔子世家》时距孔子的年代较近,那时保留有关孔子的文献比现在当然要多并真实可信一些。且司马迁对孔子的颂扬又满怀强烈的感情,渗透了深切的寄托,孔子是轩辕、少昊、成汤的后人,倘有真实可资的文献佐证,他不会不收录的。班固的《汉书·孔光传》记叙孔氏世系说:“孔光字子夏,孔子十四世之孙也。孔子生伯鲤,鲤生子思伋,伋生子上帛,帛生子家求,求生子真箕,箕生子高穿。穿生顺,顺为魏相。……。”<sup>[6]</sup>《汉书》注家谓此段叙述中称各人名字皆“先言其字者,孔氏自为谱牒,示尊其先也”。可见《汉书·孔光传》所据的原始资料乃是孔氏所自撰的谱牒。牒中所载孔氏世系,共达十四世之远,自孔子以下无一断缺。依此,孔氏有谱当不止“自宋元丰始”,而是“考我家乘,宋以前只具册写,自四十六代宗翰祖始创为刊印,于明弘治二年首次重修,并定为六十年一大修,三十年一小修。”<sup>[7]</sup>四十代孙孔宗翰因孔氏家谱只具写册,而且仅有嫡系承袭一人之谱,未见刊印,故于宋元丰八年以旧谱镂板成帙始创孔氏族谱。显

然,写册并没有附会轩辕、少昊之事。不过,攀附假托也是中国家谱的一个常见的通病。因首次重修时规定六十年甲子一大修,三十年甲午一小修,所以明天启,清康熙、乾隆期间,均举行过修谱。可是,嘉庆九年(1804)、同治三年(1864)亦为甲子,不知何故未能续修。

## 二、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的编纂体例

家谱是家族记载宗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图书,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宗族发展史。所谓宗族,指同一父系的家族,就是有男系血缘关系的人的组织,是一种社会群体。孔氏是规模庞大的宗族,随着辈份增加,族人家庭间有的血缘关系已疏远,于是根据各自先人的情况形成多层次的组织,这就是:家庭——家族——支族——宗族。由于房分、辈分、年龄的关系,在宗族内部人们处于不同的地位,形成等级的阶梯。以房分为缘由,区别出长房和其他二、三、四等房,长房为大宗,其他房为小宗,大宗统治小宗。曲阜孔氏的房分又叫府,长房即孔氏嫡系长支住孔府,即衍圣公府,其余为二府、三府,共分十二府。祠堂设有族长——分支长——房长——族姓子户,在族姓子户内又实行父家长制。族长制与父家长制结合在一起,牢不可分。族长拥有管辖人的权力,族人也在族长治理下过着宗族的生活。孔氏此次修谱即是民国十七年(1928年)由族长孔传璋牵头并“与族人孔宪澂孔凡朴倡修合族大谱”<sup>[8]</sup>,经多次协商,于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十月告庙开馆,阅七年谱成,共印全谱三百二十五部。

无论从哪个方面相比,一般宗族的家谱编纂活动与中国最大的宗族——孔府的家谱编纂活动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孔府在修家谱这件宗族首要大事上,同样表现出了“圣裔”的“为民表率”和“教化齐尼”的大族派头。先是,孔府最高统治者,孔子嫡传后裔、世袭衍圣公在数日前就发布长篇榜示,通知全族。榜示的内容包括修谱事宜、编委会名单及开局日期。此次开馆大修时,孔子七十七代孙奉祀官孔德成发布的修谱“宗府布台”,首先讲明修谱的原因、意义和开馆编纂的时间。“为合修全国族谱事恭照,谱牒之作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宜。……于本年冬十月初十日开馆。”<sup>[9]</sup>接下来讲明孔氏家谱的编修原则,内容包括:严查遗漏,表彰懿行,斥除匪类,务秉至公。孔氏在五代时期发生过孔末事件,因此修谱极为严格,规定养异姓为子,赘婿冒姓,子随母嫁同居,流为僧道,不孝不悌以及身为下役者均不许入谱。全谱印完每卷须钤盖宗子奉祀官印一颗,家族族长图记一方,其目的是严防冒假,混入孔宗。另一方面,对忠臣孝子,名儒硕彦均在谱内备有小传,予以表彰。并且

公布修谱委员会名单：“总裁，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；提调，家庭族长孔传埴……；监修，四氏学附生前中庸书院奉祀官孔庆堃；编次，……；校阅，……；收掌，……；文牍；书记；收发；庶务；交际；督刊，北京大学学生孔庆恺，清太学生孔令沅。”<sup>[10]</sup>计参加纂修者六十六人，分成十三组，由孔德成任总裁，编次十三人，多为四氏学附生员。选择吉日开馆修谱之前以及家谱修成之后，要“告于家庙”，开馆仪注为“陈告文、牲醴于家庙（孔庙）崇圣祠，陈誓词于（孔庙）诗礼堂，宗子具礼服率宗族有事者恭行告祭礼毕，谱诗礼堂，皆北面跪。族长奉誓词西面读毕仍安案上，降就班。宗子以下行三叩头礼讫，族众向宗子序揖退。”<sup>[11]</sup>谱成仪注是“陈谱于家庙正中案上……宗子率众诣家庙行告祭礼复奉谱告于崇圣祠。宗子以下至诗礼堂，北面鞠躬四拜，平身。执事者奉谱一部，授宗子，宗子跪受与退。族众以次进跪领讫，向宗子序揖退。”<sup>[12]</sup>依次跪领家谱之后，孔府大堂设宴，酬劳编纂馆员以及曾为修谱效力者。

修谱资金费用，向族众派募，所捐大洋数目、户首及族人代表名字以及支销总数都一一备载，摊派捐洋少至一圆、二圆，多至几百元不等，唯见“纸坊户孔祥熙（山西太谷县人）特捐洋一千圆”，是最多的捐款户。领谱户及领谱部数也有记录，因当时抗战已经开始，外地各支派多未能领谱。

《孔世家谱》（民国）共计九千九百零五页，分装一百五十四册，从一世祖孔子到七十七代孔德成都写人该谱。体例最为完备，其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。基本格式如上所述，包括谱名、谱序、凡例、谱论、恩荣录、先世考（姓源）、嫡裔考、伪孔辨、嫡裔相承图、南宗相承图、内院真孔图、外院伪孔图、家规、家法、祠堂、传记、年谱（如从孔子一岁一直记到七十四岁）、世系图（圣祖至四十二代图、中兴祖至分二十派世系图、二十派分六十户图）等。宗谱的体例，以记录族人血缘关系的世系为主体，如果没有世系，也就不成为谱书，世系是谱书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，但谱书不以世系为限，应有宗族人物传记、宗规族约等内容，它们与世系共同构成谱书内容。孔氏修谱凡例主要阐明家谱的纂修原则和体例，多达二十三条，如“——家谱标题仍遵清康熙、乾隆甲子修谱旧例，名曰《孔子世家谱》（乾隆甲子年修谱始冠以今名，之前为《孔氏族谱》）。此次全国合修族谱共例为四集，初集仍以先圣为卷一，中兴祖为卷二，六十户则自大宗户次第分为六十卷；二集则中兴祖以后流寓共三十四卷；三集则中兴祖以前流寓共为十卷；四集则上代失考者共为二卷。统计共一百零八卷。”<sup>[13]</sup>初集是分居在曲阜地区的二十派六十户；二集是中兴祖孔仁玉

四十三代以后由曲阜徙居外地的三十四支派；三集为中兴祖以前由曲阜迁出的十派。四集均为上代失叙的各支。凡例是我们了解孔氏家谱体例的重要材料。

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《孔子世家谱》（民国）的两个特点，一是内容丰富，是家族的百科全书，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资料库；二是体例广泛，是合书、图、史、表、志、传为一体之体例。修谱体例表现了孔氏家谱基本面貌，也是体现孔氏家谱风格的体制特征。

### 三、《孔子世家谱》（民国）的文献价值

家谱就是家族史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，恐怕没有一种书像家谱那样影响面之广大，影响时间之久远了。上至天子，下至百姓，从满腹经纶的文人学士，到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，都对家谱怀有一种崇敬心理，不同程度地受到家谱的影响。家谱以其丰富的内容名正言顺地成为除正史、方志之外的重要历史文献，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功能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——儒家文化的代表和天下第一家的《孔子世家谱》，蕴藏着有关历史学、人口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、人物传记、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志等方面的丰富资料，其学术价值体现得更为充分。

家谱是史籍，自然具有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。梁启超先生指出：“族姓之谱，……实重要史料之一。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……等无数问题，恐除族谱家谱外，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。实可谓史界瑰宝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，能尽集天下之家谱，俾学者分科研究，实不朽之盛业也。”<sup>[14]</sup>《孔子世家谱》最直接反映的是孔氏宗族及其成员的历史，即宗族史和家史，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宗法制度的精神，故对中国宗法制度研究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。如上所举其“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宜”，“族中有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、名儒硕彦、言行卓然可传者立传”的修谱宗旨，即是宗法思想的典型体现。而家谱中的宗族法规、祠堂、宗族组织、字辈、宗祧承嗣等内容，更是宗法宗族制度精神的体现。祠堂既是祭祀之所，又是处理宗族事务之处，是一个由宗子、族长为核心组成的宗族统治集团。族权掌握在宗子、族长手中。如孔氏修谱告庙仪式中，宗子孔德成身着礼服率宗族执事者在孔庙崇圣祠内恭行告祭礼、族长孔传宣读誓词以及族众跪拜进退等仪节，都生动体现了结构森严的孔氏大家族的等级制度。为了维护祖宗血脉繁衍和财产继承，宗法制度社会实行宗祧承嗣制度。孔氏每一世系亦只能有一人享受宗祧继承权。正宗承继是嫡系长支。《孔子世家谱》（民国）多处记载“圣祖以下单传者八代，至九代始有兄弟三人，长曰鲋，次曰腾，

再次曰树,是为三支”<sup>[15]</sup>。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<sup>[16]</sup>,繁衍生息的旺盛,是历来对家族要求的基本标准。况且是一个如此显赫的家族。养尊处优的孔氏家族,嫡系子嗣稀疏的阴影一直弥漫在孔府院内,四十二代孙孔光嗣遭孔末之害仅存孤子孔仁玉(中兴祖)。直到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,缺少后嗣仍是心头永远的痛。这种烦恼总是寻常百姓家所没有的,可见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隐忧。于是纳妾,生下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,孔府上下感天谢地,国家亦皆大欢喜,“德成,字玉汝,号达生,中华民国九年袭封衍圣公,二十四年改赠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,以特任职待遇。”<sup>[17]</sup>因此,此谱是我们今天了解孔氏家族发展史的重要文献资料。

家谱中记载有族规、家法、族约、家规、祖训、家训等宗族法规,对研究我国的宗族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因有孔末之变,故在谱中专设《伪孔辨》规训族人不得让伪孔混入,“凡我族人稍有人心者,岂可贪图金钱忘世仇以相援引乎?语云,非我族类其心必异,可不戒与矣”<sup>[18]</sup>。“凡养异姓子、下贱者、不孝子弟、干犯名义者俱不准入谱”<sup>[19]</sup>。福建建宁县巧洋孔氏宗谱之族规,还规定凡盗墓祖山者,责令房长拘出,笞责三十。江西临川孔氏支谱家规条例规定,凡犯忤逆者处死,得罪族长、叔伯、兄长,重责三十,罚谷一担,再犯革除族籍。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族制度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。

受儒学伦理文化的浸染,中国大多数宗族对宗教采取排斥态度,这在家谱中有鲜明的体现,多数做法是将人教子弟削谱除名。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中体现得更为充分,“流入僧道者不准入谱”。临川孔氏支谱家规规定,“禁僧尼、道师,……族系圣裔,岂可令子弟入于异端。……男子僧道,妇人尼姑,俱削名除退”。福建建宁巧洋孔氏宗谱族规“屏绝邪教”规定,“吾族为圣人之裔,理宜崇尚正学,遵守常道,一切邪教务屏绝也。僧道巫祝祈禳概不得举行。丧事发引,用鼓吹送殡,俱不得延僧道。违者,计事之大小,罚银供祭。家长纵容妇女朝谒神庙,罚银”。这种宗教观反映了孔氏宗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。

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也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,比如对孔末之乱的记载颇为详尽。五代后梁乾化三年(913),洒扫户孔末杀死圣裔四十二代孙孔光嗣,取而代之。当时光嗣之子孔仁玉只有九个月,且是独苗,被藏匿于乳母张妈妈家。孔末追杀至张家,张妈妈用自己的儿子冒名顶替,保全了圣脉。孔仁玉懂事,发愤读书,终于科举成仁,拨乱反正,剿灭孔末,中兴祖业。孔仁玉之后,子孙繁衍,先分为五位,又分为二十派,再分为六十户。仁玉被追称为“中兴祖”,张妈妈家也成为孔府

的世代恩亲。又如记孔子十九代孙孔宙墓碑移在孔庙中之事,孔宙做过泰山都尉,死后他的故吏门人采嘉石为他刻制了一块墓碑,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孔宙碑。古人谓孔宙碑书体秀丽婉约,圆浑饱满,“结构廉稳如蚕虫蟠屈,深冬静摄自卫,又如人循墙伛偻,不敢逾尺寸,而端凝质重,望之可与拱揖”,“实天下超前绝后第一手也”。此墓碑现存孔庙,是举世仰慕的汉碑极品。孔宙子孔融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,“融,字文举,应大将军何进辟举高第为侍御史,出为北海相,领青州刺史。……曹操恶其异己,诬以不法杀之,年五十六,妻子并遇害”<sup>[20]</sup>。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,孔氏家谱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,虽不完全系统,亦不失为研究者取得资料的一种途径。

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的文献价值是多方面的,其他如教育史料价值、民俗学价值、人口学价值、历史人物研究价值、地方志价值等。另外,读其他姓氏的谱书,以男性为叙述主体,在丈夫名下,附书妻子,曰“配某氏”等。《孔子世家谱》(民国)中除书写孔子母亲颜征在及孔子之妻亓氏之外,却不见其他男子名下写妻子,可见女子在孔氏家族中的地位之卑下,亦是中国古代儒家歧视妇女的错误观点。不能不让人想起,他们的老祖宗孔子对妇女的看法,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,近之则不逊,远之则怨”<sup>[21]</sup>。这对研究妇女史乃至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都不失其学术价值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肖东发. 中国图书馆年鉴(1999)[M]. 北京: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 1999: 96.
- [2] 苗枫林. 孔子文化大全·孔子世家谱[M]. 济南: 山东友谊书社, 1992: 58.
- [3] [7][8][9][10][11][12][13][15][17][18][19][20] 同注[2]: 11; 17; 16; 30; 28 - 30; 38; 39; 39 - 40; 60; 200; 64; 36; 75 - 76.
- [4] [5] 司马迁. 史记·孔子世家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 1982: 1947; 1905.
- [6] 班固. 汉书·孔光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 1990: 3352.
- [14] 梁启超.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. 北京: 中国书店 1985: 336.
- [16] 杨伯峻. 孟子译注·离娄上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 1995: 182.
- [21] 杨伯峻. 论语译注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 1982: 191.

(收稿日期: 2003 - 06 - 24; 责任编辑: 李金荣)